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薛文清公行實錄

〔明〕王鴻輯

據揚州市圖書館藏明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〇五毫米寬二七六毫米

五五一・史部・傳記類

薛文清公行實錄五卷

〔明〕王鴻輯

一

商文毅公遺行集一卷

〔明〕商汝頤撰

五七

王文成傳本二卷

〔清〕毛奇齡撰

八一

求闕齋弟子記三十二卷

〔清〕王定安撰

一〇三

薛文清公行實序

嗚呼聖賢之學不明於天下久矣自
瀛洛關閩之後以斯道爲已任者寥
寥其人在元則有魯齋許公靜脩劉
公

國朝則有文清先生此以終始大節
無可疵議所道學之儒者是也先
生嘗言學者讀書窮理涵實見得然

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故其幼而壯
壯而老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無
一事不求合於義在大理時權奸中
傷則臨難而不避在內閣時義有所
不合則見幾不俟終日在河津時隱
居樂道則講學以淑後人傳曰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
先生殆兼之矣如是而謂之儒者其

無愧乎平生所著述若讀書錄續讀
書錄諸書成明白簡易力挽末學詞
章之陋蓋其踐履精純言與行相顧
匪若立異衡奇高遠無實者所可倫
也或曰從祀闕庭凡立言行道有功
於聖門者皆取之若靜脩與先生篤
志聖賢之學終其身而不變可謂有
儒者之實矣而弗獲預非歟與予

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
者有閱歷數十年與百年之後而始
定者要其極秉彛好德之公烏能泯
哉今議者輒以著述少之謂劉靜脩
明道之功不如吳草廬薛文清講道
之實不如考亭諸弟子舉其一節而
遺其全體非天下之定論也夫生乎
百世之下而奮乎百世之上不由師

傳專心正學所謂豪傑之士間世之才其有功於名教也不為小矣以之脩食廟庭復何忝乎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然則二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予故併著其說以備論世者之采粹是編者河津王生鴻娶於先生之孫為石灰山關大使

云

正德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

太原喬宇序

自明文清公薛先生行實錄

第一卷

文清公像贊

喻時

文清公行狀

閻禹錫

文清公神道碑銘

李賢

文清公事實

楊庶

第二卷

附從祀文類

碑補名教疏

張九功

崇真儒以隆聖治疏

許讚

從祀真儒以光聖治疏

楊瞻

表章真儒以勵世風疏

尚維持

崇祀真儒以成昭代曠典疏韓楫

特錄儒臣從祀孔廟以全聖美以端萬疏韓遵

崇祀真儒以昭聖化以振風疏馬三樂

第三卷

記類

文清公祠堂記

呂枬

文清公從祀孔庭記

張四維

文清公書院記

王盛

重脩文清公祠記

李承華

重脩文清公林墓饗堂記

相世芳

重脩文清公瑩宇記

樊得仁

祭文類

祭文清公文

陳 斐

祭文清公文

張四維

祭文清公文

李天植

第四卷 序類

讀書錄序

關禹錫

文集序

張 鼎

重刊讀書錄序

鄭維新

讀書錄要語序

張 吉

從政名言序

胡續宗

詩類

贈敬軒先生致仕

李 賢

又贈

朱 祚

纂文清先生

石 玠

謁文清先生祠二首

王 諤

謁文清公二首

韓 相

營建文清祠聯句

鞠良材 呂 楠

謁文清夫子祠

李思進

文清正學書院三首

侯 封

行實錄

周德恭

讀書錄

周德恭

河汾集

周德恭

第五卷

詔公叙述文

門人叙述文

遺事

祠堂柱聯

薛氏歷世科貢傳芳圖

奏請先生從祀人姓名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

監察御史

宜興吳達可 重刊

河津縣知縣延慶張紹文

縣丞濟寧韓之臣

主簿祁州王東明

典史九江饒文燁監脩

儒學署教諭邵陽王三策

訓導河州王從直督校

河津主簿周德恭纂校

萬曆十六年戊子中秋望日正學書院識

行實錄一卷

明贈禮部尚書謚文清敬軒薛先生像讚

乾坤匪端道在渾淪乾坤分形道在聖賢
叶聖人胚胚元氣之津賢人助助元氣之
顯義圖邈焉唐虞系之為疇往焉殷周繼
之不朽有鄒魯孰崇吾孰不有瀟洛孰寃吾
庸叶考亭載揚魯齊載釐已不迷趨而
多岐鴟鴞之聲正味罔思徧徂之文正色
罔知此我

明興得聖之統篤生蠡人往哲是踵厥稟既靈

行實錄卷一

厥養既重象焉尚凡而潛於穆象焉尚撓
而朴於獨遠權忤勢其氣維烈退虜平蠻
其才維傑剌奸執法其衷桓桓洗冤嬰禍
其衷安自治行在國七要論政理學服世
一源言性曰慈曰克孝心滄滄曰敬曰恭
德氣淵淵俗學易泥時汝之格異學易附
時汝之斥鳴者維華而道則真鳴者維夸
而道則循萬里以業一靜以馴振綺南省
與制罔乖宣猷東閣與時罔諧匪究厥施
匪愴厥懷世論已定終譽爾遜朝議已協

從祀爾待我生維晚某公之醇我後維爾
觀公之神望之我我人如追就之溫溫
俾人如覺散焉光風烈馬良璞可師與與
可親煌煌可光公之於後學聖者之從
賢者之數于斯萬年元氣未剝

嘉靖乙巳夏

勅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汝南後學喻特撰
文清公有遺像藏其家五世矣甲辰秋今
察院汝南吳臯喻老先生按河津祇謁祠
下薛氏諸生捧像求題辭先生諾明年夏

行實錄卷二

命吏齋辭至日令焯書置其端予惟文清

公

今代大儒世之人皆知公而得見公之言議教
旨者甚少見公之言議教旨而得睹公之
遺像雖其鄉人或寡矣吳臯先生有題辭
其子孫世寶之歲時拜其容瞻其辭誦公
之道德不忘也邑里後生有欲誦而觀
之者非造請其家則不能至於世之人其
又何能夫公之名在當世公之像又幸而
僅存其裔公之學乃後之以先生之宏章

解辭天下之人其願見者固不直於學士
縉紳而然也雖小子不致官公之鄉從先
生之下吏是用代石鑒像繫辭而申之以
小言摹刻出世之人將或謂牌能億度人
心之同好也

嘉靖乙巳秋七月吉河津縣知縣臨洮雍

焯謹頓首拜書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先生行狀

閻禹錫

先生諱璵字德溫世為河津人隋唐間薛

行實錄卷

三

姓最顯所謂河東三鳳是也但譜牒不存
無以為徵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
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真定
元氏教諭娶邑人女齊氏調玉田縣教諭
齊氏一夕夢一嵯冠紫衣人謁見已而生
先生於學舍誕夕肌膚如水晶貌玉臆皆
露家人以為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
洪大力止之而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祖
素善卜筮以生字推之曰此兒必振吾宗
矣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六七歲

祖教以小學四書千言過目即成誦不
為兒戲端坐儼如老成人茹茹見其坐皆
不敢過其前自幼天性即能作詩賦人皆
以薛天才目之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
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
耆儒為御史等官謫戍玉田先生禮延於
家與之講論五經四書子史百家泛及釋
老天文地理之學諸老儒退謂人曰此子
聰敏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不敢以師
自居而結為友比及十三四五經諸書皆

行實錄卷

四

畧通大義洪武三十二年例停止北方學
校父貞改除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吏
目以地遠夷獠難治土官子弟喜先生幼
能詩咸背負其家請與作詩句教讀書至
晚輒以小豚為禮送之日以為常作平雲
南賦上沐國公大奇其才父貞因得有所
依倚無虞永樂元年父貞詔回復除河南
榮陽教諭時先生年十五矣諸生咸尊為
師參議陳宗問行部至榮開先生名請見
先生固辭不住宗問與之就學舍相見既

而索先生詩藁觀之及視其動靜不苟謂異日必為大儒欲以奇童薦諸

朝先生以年未至學不就固辭乃止先生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感一言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十七年父貞改除郢陵教諭時例教官乏科貢者充戊父貞固欲先生且應科舉先生遂遵父命中河南庠子解元明年登辛丑會鶴齡榜進士第學士楊士奇開先生名邀致館下以訓諸子先生固辭卻之時父貞任懷慶府河內教諭病故先生丁憂回葬祭一遵家禮行哀毀人所不堪四方遠邇咸來弔海寧李大亨諸公皆自吳越來弔人以郭林宗徐孺子之事稱之服闋赴

闕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宣德三年

宣廟恩振風紀擢為廣東道監察御史三楊當國令人屢邀先生欲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効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

稱嘆不已會差往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為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值冬夜雪飄盈几讀誦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焚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遂積為讀書錄宣德七年丁繼母許氏憂服闋復除雲南道監察御史正統元年有言學政不舉者由提督不得其人

行實錄卷六

詔選碩儒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學行歷歷之詳陞僉事提調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按臨所至必先詢其力行而後及於文藝親為諸生講解懇懇告以為人為己之學誨人必隨其才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畫或以講誦或以詩賦各因其所長取之不求全而責備數者皆無然後不得已必使以儒冠拜祖宗而後去之諸生感慕不已至今談及

輒皆下泣無老少賢愚皆以道學薛夫子

目之正統六年

朝廷差辦事官張鳳召先生諸生一聞啼泣遠

送徘徊不食為牌位生祀之初吏部尚書

何文淵辭職去言於學士楊士奇曰薛某

學行無愧往苦其不能進查舉之以代已

耶侍郎中有不悅先生者曰溺古不知變

通

召至遂為大理少卿掌印未及五閱月辨白錦

衣衛已成案大獄十餘起指揮馬順滋不

行實錄卷七

悅屢譖於大監王振時振權傾一時自三

公以下莫不行跪禮學士楊士奇曹鼐知

振憾先生恐其獲罪屢諭先生以時勢所

在且曰先生此

召雖其薦之彼亦素聞其名蓋同已往謝其門

先生正色拒之曰妾有受爵公朝謝恩私

室耶會有百戶實病死二年其妾私通行

事校尉途欲娶之妻賀氏執以服未滿不

從校尉娶其妾誣妻魔魅夫死錦衣衛成

案送都察院審先生數辯其冤改問者八

道仍依其舊先生奏調刑部再問郎中潘

洪躬察其事果寃先生遂劾奏堂上官及

經該官吏時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與

馬順譖於王振振大怒嗾諫臣劾先生是

古非今輒辨已成大獄

詔下刑部獄擬先生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

律大辟待決時秋後復奏有工部侍郎王

偉素與振善亦開公論不愜乃謂振曰人

言薛某微實寃若決此人皆謂不能容賢

振默然遂諫先生錦衣衛獄時學士劉球

行實錄卷八

上章因忤振下錦衣衛獄以死及先生赴

獄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手持

周易讀誦不輟通政使李錫聞之曰真鐵

漢也大臣為中救於中遂放曰為民正統

八年正月也家居七年閉門不出雖鄰里

罕得窺其面江西陝西諸省弟子來學者

百有餘人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

大學由洒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居敬

以立其本由經以求其道不事語言文字

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

然不對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
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門告
之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爲要正統十
四年科道等官陳信等上言曰薛某學究
性理

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上講學章
以勘定禍亂時欲取

諸王入議先生上疏擇取其賢者旣而命先

生分守北門都帥見虜勢猖獗欲避其鋒
先生曰虜懸軍深入勢必不久旣而果然

○行實錄卷一

九

北奔貴州苗叛

命將往征之委先生督運餉且贊畫軍事先生
謂都帥曰欲勵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先布
恩信以服其心都帥然其計先爲撤布喻
諸苗示以禍福順逆然後耀武以懼之貴
州遂平先生上疏謂番州遠夷當羈縻之
不當責以貢賦不報先生嘆曰民力竭矣
吾忍重急之耶上章懇乞致仕戶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上疏曰薛某躬行
實踐深明理學宜留

內閣近地以資啓沃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

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

欲貸之先生曰死者何辜竟抵於法周氏

冤獄積年不明先生爲洗雪其冤人皆稱

快其他平反多類此不能悉記時大監興

安袁誠鎮守南京例該各部每月赴彼議

事都御史張純先生同年也謂先生曰初

見大監盍加禮焉先生至與安降階與分

庭抗禮興安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振作

對頭肯爲吾屈耶遇端午節令人餽扇先

○行實錄卷一

十

生獨不受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俱

以才學相尚及見先生嘆曰先生當於古

人中求之何敢與之輩行耶大監金英出

差南京諸司多迎送出郭先生獨不往英

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吾送

上

吾不怪也至京言於

上素聞先生名遣使召先生景泰四年九月也

欲大用之中官有不悅先生者沮止之政

大理寺卿草場火患

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為辯其先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不與遂火其廩蹈海以避罪

遣太子太保王文往贍之文以謀叛籍其五百餘家解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首上章力辯其冤文謂人曰薛某舊性不改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辯究獲咎死何憾焉辯之愈力既而科道互上章辯之但誅魁首三四人餘皆從戎其平反極多人有

錄成帙者天順元年正月十九日

莫廟復登寶位夜

召先生轉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曰某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

便殿

上服短服小帽先生不入

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半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太監曹吉祥用事一

生日同列約相賀先生遽稱腹痛而出

同列有矜其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魯齋

不陳伐宋之謀何耶九事取必於智謀之

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

為會試考官先生為首序以正學復性為

言同考曰此數字久不言恐非特文請易

之先生曰某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

上即位初每日接見禮遇甚厚後連日不召見

及大監曹吉祥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謂同列曰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

矣盍去諸同列曰

上或有事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

即以疾連章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

因謂先生曰如即不留我為先生啓

上請勅書即家為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先生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

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

愈也亨嘆息而去未幾學士徐有貞李賢

許彬皆下錦衣衛獄是年六月初六日也

居閣繞五月耳家居八年閉門不出四方

從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與紫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大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而還珠也南陽李先生嘗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也積爲讀書錄錄平日奏疏削其稿皆不存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文集細成束置於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括壁間忽遘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振屋白氣上升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有司爲之具瘞於

朝

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葬祭國子監丞李紳知府陳銓學官張表等前後上章乞先生入從祀當道者未遑行之嗚呼自七十七子喪而仁義之道不明於天下迨至戰國之時各售功利之說而不知仁義之道爲

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論性善論仁義蓋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也孟子既沒而仁義之道爲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韓愈有功於名教也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周子者繪太極一圖以明性理之源淵程子謂性即理也之一言乃窮本極源之至論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所以輔翼孟子性善之言朱子集群賢之大成而折衷之然後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後學豈容再贊一辭但至宋末文弊爲之一極間有叛朱子之心學而逐於異說者許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於躬行踐履之間尊小學爲入德之門蓋祖朱子之心學也及宋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先生懼其末流遠而本源晦也敬錄

樂製性理大全書晝夜讀誦不輟然後約之於心身性理之間謂太極即吾仁義禮知之性也謂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謂今之學者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非學也著讀

書一錄皆發明性理之旨非徒言也而又能踐其言文集數千言皆祖述聖賢之格言非徒辭也而皆根乎理若於性大本大源無所見而徒馳騁乎辭章之工著述之富以爲道學則司馬遷劉向之博極群書賢於魯參之一唯王安石王雱之著書萬言踰於顏回之四勿矣尋乎程子有曰苟揚不識性更說甚道龜山楊氏亦曰歐陽修言性非所先可謂誤矣觀二儒之言則堯舜文武之道統孔魯思孟周程張朱之

行實錄卷一

五

道學豈有外於此性哉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舍性而論道有何道之可論舍性而著書又何書之可著乎世謂先生著述少者豈足知先生之志哉後之求先生者當於此考之

薛文清公神道碑

李賢

予惟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於我朝乃始表章諸儒之言頒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

欣悅愛慕而篤信之者未有過於薛公也今也云亡可勝悼耶乃按其徙前國子監丞闕禹錫狀爲公神道碑銘公諱瑄字德溫世爲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爲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國爲氏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荐爲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進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妣皆爲淑人初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太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矣童時

行實錄卷一

十

教之讀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爲萊陽教諭公隨侍時年十二以所作詩呈監司監司大奇之公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於家供弟子職日與講習周程朱張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之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任河南鄆陵公慮任將滿尚乏科貢乃充邑庠生赴鄉闈遂中解魁貞大喜以爲得子之助明年登進士第名動縉紳間是歲秋貞有疾公親嘗湯藥不離

○

行實錄卷

十七

○

行實錄卷

十八

左右居父喪一遵古禮服闕願就教職會
宣廟恩報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尋差監
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
此鄉多寶三慎莫厭清貧至則點食墨止
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
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焚燭記之
或通宵不寐味不樂之不知手舞而足蹈
也丁繼母憂服期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
部尚書郭進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
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為講
解不事標榜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
文貞公薦召為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為
左少卿公作大理寺箴以自警時中官王
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
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塗衆
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
實病死其妾私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
妻麗魁夫死公為辯其寃都御史王文誥
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待決人皆危之
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

讀誦不輟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
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
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言官論薦起公
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
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策焉公曰
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旣而果然
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運餉事竣而還景泰
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
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
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
抵於法時有謠語頌公明斷刑部尚書楊
寧都御史張鑑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
事嘆曰如公當於古人中求之守備中官
袁誠無與抗禮者唯公至以賓主相待又
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
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耳壬申秋復召為大理寺卿時草場災
朝廷欲置典守者於法公力辯之獲免蘇松
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陷

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肅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辯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待公益加敬焉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

制詰尋

命爲會試官事竣爲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奸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

行實錄

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惻惻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與紫爲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思遺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六配寧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淳次曰淳次曰澤爲邑庠生早卒次曰治亦卒孫男四人

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孫女六人夫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

吾於日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於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

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

行實錄

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嗚呼宣德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乃知造詣之深自後仕途參商弗獲相從有時同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以簡質問而已天順初公入

內閣予亦監與其間幸得相從曾未數月公致仕去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沒